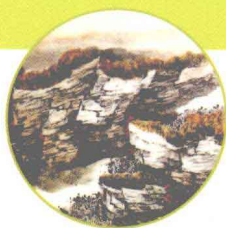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 四 • 蔡东藩 许廑夫 / 著

民国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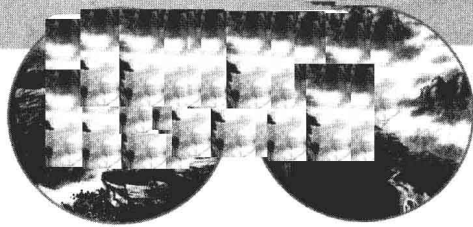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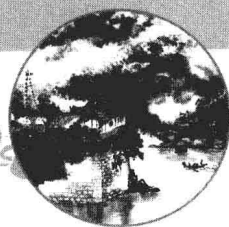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 四 · 蔡东藩 许廑夫 / 著

民国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演义/蔡东藩, 许廑夫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ISBN 978—7—80211—655—9

I. 民… II. ①蔡…②许…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000 号

民国演义 (四)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正斌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972 千字

印 张 6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9.80 元 (全四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目 录



民
国
演
义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1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8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员曳尾 花魁独占小吏出头	13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厨官仕途生色 叶虎梁燕交系弄权	20
第一百二十九回	争鲁案外交失败 攻梁阁内哄开场	26
第一百三十回	强调停弟兄翻脸 争权利姻娅失欢	33
第一百三十一回	启争端兵车络绎 肆辩论函电交驰	37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频施使团作对 空言无补总统为难	42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凯旋终息战祸 说法统又起政潮	47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东海被迫下野 黎黄陂受拥上台	52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拥戴黎公复职 议撤兵张氏求和	58
第一百三十六回	围公府陈逆干纪 避军舰总理蒙尘	64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军舰背义离黄浦 陆战队附逆陷长洲	70
第一百三十八回	离广州乘桴论时务 到上海护法发宣言	76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杨师战败 兴大狱罗氏蒙嫌	81
第一百四十回	朱培德羊城胜敌 许崇智福建鏖兵	87
第一百四十一回	发宣言孙中山回粤 战北江杨希闵奏功	92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厦门 孙中山讨伐东江	98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战博罗许崇智受困 截追骑范小泉建功	106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棧崗被围	113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剿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议和	120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吴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驰军袭大足	126
第一百四十七回	杨春芳降敌陷泸州 川黔军力竭失重庆	133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华乘虚袭长沙 鲁涤平议和诛袁植	140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后路衡山失守 争关余外使惊惶	147
第一百五十回	发宣言改组国民党 急北伐缓攻陈炯明	153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车站劫印 讲价钱国会争风	160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议长争总理 小报复政客失阁席	167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兴孙美瑶授首 窜豫东老洋人伏诛	173
第一百五十四回	养交涉遗误佛郎案 巧解释轻回战将心	180
第一百五十五回	识巧计刘湘告大捷 设阴谋孙督出奇兵	190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厦门臧杨败北 进仙霞万姓哀鸣	197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204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纪律浙民遭劫 真变化卢督下台	212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阳团结西南 孙中山宣言北伐	219
第一百六十回	筹军饷恢复捐官法 结内应端赖美人兵	227



第一百二十五回 赵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驰函劝吴



民
国
演
义

却说王占元威逼政府，得了欠饷三百万元，欣然回鄂，他本是贪鄙之徒，得此巨款，便把十分之七八存入上海、大连等处外国银行，只拿出少数部分，摊给各军。俗语说得好：“黑乌珠瞧见白银子”，没有不被吸引的。占元只图自身发财，却不晓得军人衣食问题比他发财更觉紧要。况且各军欠饷已久，生活维艰，今闻王督代索军饷，已得三百万元，虽然不能清还，究也可以暂维生计。当他未出京时，便已纷纷传说，嗷嗷待哺，都道督军回来，我辈就有生路了。岂知占元只顾私囊，不惜兵士，因此激成全体官军的公愤。自取灭亡。武昌、宜昌两处军队，首先哗变，焚烧劫掠，无所不为。可怜鄂省商民，年来受占元搜括勒索，已经叫苦连天，今又遭此浩劫，真个有冤难诉，有口难分，事后虽经占元派队剿平，然而两处商人，损失不下数千百万，却向谁人索偿？人民至此，实也忍难再忍，于是联合各界，公电中央，要求惩办王督。

中央见占元闹得太不像样，当派蒋作宾南下，调查兵变真相。作宾人颇正直，一到武昌，查得占元种种不法情状，心中大怒，见占元时，少不得劝戒几句。不料占元自恃有曹、张两方声援，竟敢反唇相稽。作宾也不和他多说，因尚有他事赴湘，会到湘督赵恒惕，谈起王占元祸鄂虐民情事，因劝恒惕出兵声讨。恒惕先谈兵力不足，作宾正色道：“明公英名盖世，仁义为怀，湘鄂壤地相接，救灾恤邻，古人所许，何乃自馁若是？况且王氏罪恶贯盈，普天同愤，南北政府，均欲翦除，明公果有志救民，作宾不敏，必为公游说各方，共同援助，明公还怕什么？”恒惕正犹豫间，凑巧王占元因湖北省长问题，又与鄂人大起冲突。于是旅京、旅湘鄂同乡，为救护桑梓起见，分向南北政府，请愿驱王。原来恒惕本心，未尝不欲收鄂省于掌握，所以迟疑审慎者，却因南方内变，粤桂相持，此时莫荣新已退出广东，陈炯明又进兵广西，并且利用桂派将官沈鸿英、賁克昭等，倒戈逐陆。桂事关系较轻，如此带出颇巧。陆与赵有违言，战而胜，必进窥湘南，恒惕若攻占元，岂非双方受敌？所以不敢发兵。

这时却得粤军平桂、陆氏遁逃的消息，对南之念既纾，而部下将士多属鄂籍，痛恨王占元专横不法，一力怂恿恒惕，乘机出兵，既得义声，又享实利，的是好生意。正千载一时之机会等语，恒惕如何不动？因即派拨一二两师和一



八两混成旅精兵，以宋鹤庚为援鄂总司令，鲁涤平为援鄂副司令，并饬财政厅长杨丙筹集军饷，并兼兵站总监。各军分道进攻，第一，由岳阳、临湘，向鄂之蒲圻进攻，是为正面军，以鄂军团为先锋队，夏斗寅为先锋司令官。第二，由平江攻通城为右路，以第一混成旅叶开鑫为指挥。第三，从澧县进攻公安、松滋为左路，以第八混成旅旅长唐荣阳为指挥。分派停当，浩浩荡荡，齐向鄂南进迫。王占元得报，大怒道：“赵炎午（恒惕字）安敢无礼？我誓必剿灭了他。”因他三路进取，也分三道抵御，派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兼中路司令，刘跃龙、王都庆为左右路司令，刘、王二人本在前方，当催孙传芳携带山野重炮，并机关枪队及工程电信救护各队，乘火车出发，至羊楼司，指挥作战。一面分电各方，说明赵恒惕起衅情形，请求援助。果然奉张、直曹和各省同盟均有电来，允于相当时机，助兵助饷。直曹除嘱洛阳吴子玉速派萧耀南一师南下，加入作战外，吴氏并大慷其慨的，声电讨湘，并有亲自到鄂督师之表示。占元得报大喜，却慢开心。除赶发急电道谢外，并在署内西花厅为吴氏预备行轡。占元恃此强援，胆气愈豪，连催各路主将，反守为攻，大有灭此朝食之势。却慢拿稳。不料赵恒惕本是宿将，部下宋、鲁、夏等将官，也素负勇敢之名，况出师救鄂，名正言顺，一路而来，商农各界，皆箪食壶浆，慰劳军队，因此气势也自百倍。暴民害商之军阀听者！

至七月二十九日，开始向鄂军攻击，在羊楼司地方，与孙传芳军奋战半天，那孙传芳也是一员名将，从前王占元攻白狼时候，传芳尚作营长，曾率所部，一日夜长跑二百余里，破白狼数千之众，出王占元于重围，从此为占元所信任，累加拔擢，今复委以方面专任，传芳感激图报，与夏斗寅之兵，死力相持。卒以后方布置未完，应援不至，退败数里，守住羊楼峒隘口。湘军哪肯相舍？努力追赶，至羊楼峒相近，幸传芳先命埋着两个地雷，轰死湘兵数百，夏斗寅才不敢追，暂且扎营相持。

过了一天，斗寅率敢死队百人，再行冲锋，与鄂军相见赵李桥。传芳因昨日之败，愤怒不可遏止，亲率大兵，拼命搏战。不料南风大作，尘土飞扬，传芳所恃的炮队，竟失其效用。此之谓天夺其魄。湘军乘势猛攻，鄂军又败退十余里，湘军占住赵李桥，两方连日相持，互有胜负，但湘军素称悍悍，捷奔善走，往往鄂军大队到来，即四处奔散。鄂军正欲安营，他们又四远会集，多方扰乱。又善于晚间劫营，鄂军大受其累。占元闻报，便欲调回传芳，亲自督师，经众人力劝而止。一面却纷电各省，催促援兵，一面电令传芳，死守弗退，也不必进攻，候各处援军到齐，再行进取。这边赵恒惕也虑旷日持久，对方援军大集，胜负难定，因亦遣使入蜀，运动刘湘，由鄂西进兵攻取宜昌，刘湘也知直军得利，必将扰及川中，便出兵两师，派胡济舟、颜得庆分道入鄂，声明



此次出兵，专为驱王援鄂，绝无权利思想，以博鄂人的同情。

王占元正因连失要隘，心中发毛，闻川省助湘，愈加恐惧，只得屡电吴氏求助。这时萧耀南驻扎刘家庙，占元又亲去求他出兵，耀南本奉上命援王，此时却按兵不动，虽经占元再三求告，又允他支給军饷十七万余，并在汉厂补助快枪三千杆。耀南勉强敷衍，调度部属，分批装轮，出发至鲇鱼套地方，忽又逗留不进。其意可知。于是各处援鄂之军，如靳云鹗、赵杰等，皆不肯先发，互相观望。那边湘军又节节进迫，取蒲圻，攻咸宁，声势非常浩大，那蒲圻是武岳线最后的险要去处，从此直至省城，并无可守之地。

王占元见救兵难恃，敌氛日恶，才把灭此朝食的气焰推了下去。难为他知机如神，先把家眷并全部宦囊，专轮下驶，离了这个是非之地，又把司令部中预备发饷的现款五百余万，托由省城票号秘密汇往山东馆陶老家。这等作为，可也算他调度有方，应付得宜，不愧专阃之才了。措置既妥，才预备本人下台，作富家翁地步，于是连致中央两电，一系辞职让贤，第二电，尚作剖辨之语，大略道：

萧总司令按兵不动，新旅不受调遣，业经电陈在案。前线鄂军因援军不肯前进，纷纷向后撤退，大局已不堪收拾。

孙传芳、刘跃龙、宋大霈所部，困守十昼夜，无法再行维持。占元保境有责，回天乏术，请查照前电，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或可挽回危局。萧总司令桑梓关怀，当有转移办法也。

电中语气，明窥曹、吴隐衷，说透耀南私衷，了了数言，既卸本人之责，又诿罪于别人，言中有物，话里有话，下台文字，如此婉曲冠冕，却也不可多得咧。

此电到京，靳总理商同曹锟意旨，连下三道命令，一免王占元本兼各职，一任萧耀南为湖北督军，一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至此吴氏计划完全成功，原来上面许多事情，全是此公计划，一语点晴。声色不露，而得两湖地盘。王占元一番心机，徒然为人作嫁，人说这等地方，可视人才的高下贤愚，在下却说民国以来，鸡虫得失，蜗角争持，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要其旨归，大概不过尔尔，虽一律作如是观可也。闲言休讲。

再说湖北新旧两任，一个是掩袖出门，搭轮遁沪，再无颜面逗留，一方是走马履新，意气豪放。东院笙歌西院哭。当由吴氏亲自提出条件，派员与赵恒惕磋商息兵。本来湘中出兵，以援鄂民驱王督为名，今王督下野，吴氏又与省会商量，通电各省及中央，实行制宪，预备鄂人自治。又托蒋作宾向湘方调停，战事似可暂告结束。无奈民国军人作战目的原为权利，今湘军血战多时，各大将领无功可得，无利可图，便要就此歇手，他们各人的良心上，也觉对不住本

身。于是宋鹤庚首先表示，对于吴氏条件概不容纳，余人兵力有限，却不能不受其节制。和议既裂，战祸重开，吴氏究竟不比占元无能，立刻通令部属，限一星期内，克复岳州，自己复亲至前方指挥，却把后方维持之责，付诸新督萧耀南。

这时吴氏亲统之军，有第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等三师，皆久经战阵，素负勇名的精兵，吴氏为一鼓歼敌之计，统令开赴前线，一部在金口方面，一部扼住官埠桥，双方于八月十七日，同下总攻击令。湘军虽称善战，但一边却系生力军，器械服装，均非湘军可比。同时又有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前来助吴，直取岳州，兼为陆军掩护。一时吴军声势大盛。

赵恒惕原与吴氏交好，至此自知不敌，只得派人前来议和。因条件不能相容，吴氏一口拒绝，督师猛战。所有交界之处，如中伙铺、新堤、嘉鱼、簪州等要害地点，均入吴军之手，但南军尚死守簪州，不肯退让，吴氏因从某参谋之计，夤夜派工程队，将簪州北面横堤掘开，一时江水横溢，湘军溺死者不计其数，辎重粮草及一应军实，尽皆漂入江水。两岸无辜居民，正在睡梦中，忽然遭此大劫，淹死于不明不白中者，更属不可胜数。可怜。这一役，就叫吴佩孚水灌新堤，湘省人民从此痛恨吴氏，可恨。将前此捍卫湘南、主持公道的感情完全抹倒。可惜。将来吴氏战史上，少不得添上这一段水淹三军的残酷纪录。可叹。吴氏常慕关、岳为人，又尝自比云长，云长因水淹曹军，后人讥其残忍，后来被擒孙吴，身首异处。现在吴子玉却不暇学他好处，先将坏事学会，究竟自己结局，未必胜于关羽，若照迷信家说来，岂非和美髯公一样的受了报应么？这等腐败之谈，顽固之论，作者自负文明，原不肯援为定论，所以烦絮不休的，也因深惜吴氏一世令名，半生戎马，值此国势阽危、外患交迫的时代，有多少安内攘外的大事业不好做，何苦要学那班不长进没出息的军阀样儿，尽作些内争自杀的勾当，到头来一事无成，只落得受人唾骂，何苦来呢？这是废话，不必多讲。

再说吴氏利用水神之力，连得胜仗，只待把汀泗桥和咸宁两处得到，便可直薄岳城，正在计划头里，忽见外面送进一信，原来是梁任公来劝他息兵安民的。此公久不出场，他的文章词令，又为一代崇仰，而此书所言，却与在下希望怜惜吴氏之微意相同。不过他的文章做得太好，比在下说得更为透辟明白，在下认为有流传不朽的价值，不敢惮烦，赶紧将他录在下面，给读者作史事观也好，作文章读也好，横竖是在下一番好意罢了。信内说道：

子玉将军麾下：窃闻照乘之珠，以暗投人，鲜不遭按剑相视者。以鄙人之与执事，夙无一面之雅，而执事于鄙人之素性，又非能灼知而推信，然则鄙人固不宜于执事有言也。今既不能已于言，则进言之先，有当郑重声明者数事：



其一吾于执事绝无所求；其二吾于南军绝无关系；其三吾对于任何方面，任何性质之政潮，绝不愿参与活动。吾所以不避唐突，致此书于执事者，徒以执事此旬日间之举措，最少亦当与十年内国家治乱之运有关系，最少亦当与千数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危有关系。吾既此时生此国，义不容默然而息。抑为社会爱惜人才起见，对于国中较有希望之人物如执事者，凡国人皆宜尽责善忠告之义，吾因此两动机，乃掬其血诚，草致此书，唯执事察焉！

此书到时，计雄师已抵鄂矣。执事胸中方略，非局外人所能窥，而道路藉藉，或谓执事者将循政府之意，而从事于武力解决，鄙人据执事既往言论行事以卜之，殆有以信其不然。君果尔者，则不得不深为执事惜，且深为国家前途痛也。自执事挾伐安福，迅奏肤功，而所谓现政府者，遂托庇以迄于今日，执事之意，岂不以为大局自兹粗定，将以福国利民之业，责付之彼辈也。今一年矣，其成绩若何？此无待鄙人词费，计执事之痛心疾首，或更有倍蓰于吾侪者。由此言之，维持现状之决不足以谋自安，既洞若观火也。夫使现状而犹有丝毫可维持价值，人亦孰欲无故自扰，以重天下之难？今彼自身既已取得无可维持之资格，则无论维持者，费几何心力，事必无所救，而徒与之俱毙。如以执事之明，而犹见不至此，则今后执事之命运，将如长日衣败絮行荆棘之下，吾敢断言也。而或者曰：“执事之规画，殆不在此。执事欲大行其威，则不得不以武力排除诸障。执事今挟精兵数万，投诸所向，无不如意，且俟威加海内以后，乃徐语于新建设也。”执事若怀抱此种思想者，则殷鉴不远，在段芝泉。芝泉未始不爱国也，彼当洪宪复辟两役，拯国体于飘摇之中。其为一时物望所归，不让执事之在今日，徒以误解民治真精神，且过恃自己之武力，一误再误，而卒自陷于穷途，此执事所躬与周旋，而洞见症结者也。鄙人未尝学军旅，殊不能知执事所拥之兵力，视他军如何？若专就军事论军事，则以麇粉湘军，谁曰不可能？虽然，犹宜知军之为用，有时不唯其实而唯其名，不唯其力而唯其气。若徒校实与力而已，则去岁畿辅之役，执事所部，殊未见其有以优胜于安福，然而不待交绥，而五尺之童，已能决其胜负者，则名实使然，气实使然。是故野战炮机关枪之威力，可以量可以测者也，乃在舆论之空气，则不可测量。空气之为物，乃至弱而至微，及其积之厚，而煽之急，顺焉者乘之，以瞬息千里，逆焉者则木可拔，而屋可发，虽有贵获，不能御也。舆论之性质，正有类于是。二年来执事之功名，固由执事所自造，然犹有立乎执事之后，而予以莫大之声援者曰舆论，此谅为执事所承认也。呜呼！

执事其念之！舆论之集也甚难，去也甚易。一年以来，舆论之对于执事，已从沸点而渐降下矣，今犹保持相当之温度，以观执事对于今兹之役，其态度为何如？若执事之举措而忽反夫大多数人心心理之豫期，则缘反动之结果，而沸





点则变零点，盖意中事也。审如是也，则去岁执事之所处地位，将有人起而代之，而安福所卸下之垢衣，执事乃拾而自披于背肩，目前之胜负，抑已在不可知之数耳。如让一步，即现政府所愿望仗执事之威，扫荡湘军，一举而下岳州，再举而克长沙，三举而抵执事功德夙被之衡阳，事势果至于此，吾乃不知执事更何术以善其后？左传有言：“尽敌而返，敌可尽乎？”试问执事所部有力几许，能否资以复满洲驻防之旧？试问今在其位，与将在其位者，能否不为王占元第二？然则充执事威灵所届，亦不过恢复民国七八年之局面而已，留以酝酿将来之渍决已耳，于大局何利焉？况眈眈焉慕执事之后者，已大有人在。以吾侪局外所观察，彼湘军者或且为执事将来唯一之良友，值岁之不易，彼盖最为能急执事之难。执事今小不忍而羞粉之，恐不旋踵而乃不胜其悔也。执事不尝倡立国民大会耶？当时以形格势禁，未能实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时局之发展，已进于昔矣。联省自治，舆论望之若渴，颇闻湘军亦以此相号召，此与执事所夙倡者，形式虽稍异，然精神吻合无间也。执事今以节制之师，居形胜之地，一举足为天下轻重，若与久同袍泽之湘军，左提右挈，建联省的国民大会之议，以质诸国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跃三百，以从执事之后者？

如是则从根本上底定国体，然后率精锐以对外雪耻，斯乃真爱国之军人所当有事，夫孰与快闷墙之忿，而自陷于荆棘之中也。鄙人比来日夕淫于典籍，于时事无所闻问，凡此所云云，或早已在执事规划中，且或已在实行中，则吾所言，悉为词费，执事一笑而拉杂摧烧之，固所愿也。若于利害得失之审择，犹有几微，足烦尊虑者，则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呜呼！吾频年以来，向人垂涕泣以进忠告，终不见采，而其人事后乃悔其吾言之不用也，盖数辈矣。吾与执事无交，殊不敢自附于忠告，但为国家计，则日祝执事以无悔而已。临风怀想，不尽欲言！

吴氏看完了梁任公的信，他正在啜茗，手中握着的茶杯，忽然跌落地上，当唧唧一声响，把吴氏惊得直跳起来，却还不晓得是茶杯落地，一时手足慌忙，神色大变。楚灵王乾溪之役，有此情形，惜吴氏之终不能放下屠刀耳。经马弁们进来伺候，吴氏把神色一定，再把那信回过味来一想，方才觉得自己衣襟上，统被茶汁溅湿。此时正当秋初夏末，天时还非常炎热，他还穿着一身里衣，没有穿军服，茶汁渗入皮肤，还是不觉，却有一个马弁低声说道：“大帅身上都湿了！该换衣服。外面人伏已齐，伺候大帅亲去察勘地势咧。”吴氏听了，不觉长叹一声，吩咐：“把任公的信，妥为保存，将来回去后，可好好交与太太，莫忘了！”可见吴氏原不敢忘任公之言。马弁应诺，把那信折叠起来，藏入吴氏平常收藏文书要件的一只护书中。吴氏自己也已换好衣服，穿上军装，亲至汀泗桥、官埠桥、咸宁一带，视察一回，各处地形，已了熟胸中，方才带了

大队，亲至汀泗桥督战。恒惕也因求和不成，十分小心，亲率陈嘉佑、易震东和湘中骁将叶开鑫之军，在官塘驿地方应战。

这次大战，是两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双方均用全力相搏，炮火所至，血肉横飞，自朝至夜，前仆后继，两边都不曾休息片时，这种勇猛的战法，不但湘鄂两军开战以来所未见，就是民国以来，各省战事也未尝有此拼命的情况。相持至夜，仍无胜负。

这晚，月色无光，大地昏黑，恒惕命敢死勇士五百人组成便衣军，从小道绕过汀泗桥侧，呐一声喊，手枪齐发，炸弹四飞，直军方面却没有防到这着，吴氏未免粗心。一时手忙脚乱，仓卒迎敌。陈旅长嘉谟身受重伤，靳云鹗的第八师全军覆没，幸而董政国的一旅加入作战，才把防线挡住。湘军得胜，又在高处连放几个开花大炮，向直军阵中打来，直军自第三师以下，和豫军赵杰队伍，皆受重大损失，不得已退出汀泗桥。湘军随即进占。吴氏得信，飞马赶来，立将首先退兵的营长捉到，亲自挥刀，枭了他的首级，提在手中，大声喊道：“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谁敢向后，以此为例！”说罢，把一颗头颅，掷向半天，颈血四溅，全军为之骇然，亦殊勇壮。人人努力，向前反攻，吴氏大喜，正在持刀指挥，蓦的半空中轰然有声，飞来一弹，将吴氏身边卫队，炸成齏粉。正是：

巨款颂来，惹起萧墙之祸，

邮书飞降，惊回豪杰之心。

未知吴子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吴子玉、赵炎午，皆大将才，吴、赵之兵，又皆精锐之兵也，而子玉、炎午，又为旧交，使二人平意气，捐私心，合力对外，安知不为中国之霞飞、福煦也？乃见不及此，而竭全力于内争，败固含羞，胜亦何取？读任公书，不禁为二人惜事功，尤不禁为中华悲国运也。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吴赵鏖兵 演会戏陆曹争艳



却说吴佩孚正在汀泗桥指挥各军，猛烈进攻，蓦听得轰然一声，半空中飞来一粒弹子，正落在他的身边，着地开花，将吴氏身边卫队，尽行炸死。吴氏立处，尚差着十几步路，居然被他幸免。真是侥幸。好个吴佩孚，面上一点没有惊恐神色，他瞧得这等炮弹的力量，远不及梁任公一枝秃笔来得厉害，见他从从容容，若无其事的，照旧督阵。却也不易。他的部下，见他浑身血污，甚至面上也有许多斑斑点点的，望去似红，又似黄，又像灰黑色。原来尽是他卫士的鲜血以及受炸高飞的灰尘沙土之类。他却毫不顾虑，也不肯稍稍移动地位，这一来，反把全体军心激励起来，愈加抖擞精神，忘生舍命的向敌阵猛攻。苏老泉云：“泰山颓于前而色不变，方可以为将。”吴氏足以当之。

湘军方面却也不肯示弱，兀自努力抵抗。到了后来，两边愈接愈近，索性舍了枪弹，拔出刺刀，互相肉搏。这才是比较气力，毫无躲闪的战法。在中国古时没有枪炮以前，向来作战，总是这个样子。后来有了枪炮，便把这等笨法儿丢了。谁知欧战以还，又把这种拼命肉搏的方法作为最新的战术。近来世事，往往新鲜之极，归于返古，万不料这性命相扑的顽意儿，也会回复古法起来。话虽说得轻松，究竟这等战法，却是死伤的多，幸免的少。不是极忠勇极大的兵士，谁肯搅这万无生理的顽儿？只恨这等好兵士，不像欧战时候的用于敌国，却拿来牺牲在这等无意识无作用的内争之中，真正是我们中国一桩大可痛心的事情哪！

这湘鄂两军，又相拼了几个小时，鄂军援兵大至，湘军死伤殆尽，且战且退。直军乘势夺回汀泗桥，统计两天战事，直军得了最后胜利，却失去旅长一人，团长团副各一人，营长二人，连排长以下，更属不可胜记。合到湘军方面，共死伤兵士官佐达七八千人。最可痛的，是两方主帅尽是开口爱国、闭口保民的英雄贤哲，弄得这批忠勇的部属，直到死亡俄顷，还不晓得自己为谁而死，为甚而亡。因为中外今古，从来没有听得同为爱国保民，反以兵戎相见，性命相扑的，别说当局者莫名其妙，就是作书的人，旁观之下，也还识不透他们的玄虚诡秘咧。言之慨然。

吴军既得胜利，又值廿四师长张福来同时报告前来，说已联络海陆军，夺

得城陵矶，从此直至岳州，险要全无。吴氏派探察勘前方，回报已无湘军踪迹。吴氏尚恐有诈，逐步前进，直薄岳城，早有城中绅商代表，带着满面惨容，前来欢迎吴氏入城。“欢迎”之上，系以“惨容”二字，是皮里阳秋之笔。吴氏才知赵恒惕已经退保长沙去了。

吴氏进驻岳州，见城内商民受灾状况，心中也觉有点难过。部下将士请乘胜进窥长沙，戡定全湘，吴氏喟然道：“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做了皇帝想登仙，同是中国人，何苦逼得人没处走。况我和赵炎午私交极深，此番之事，已出于万不得已，还能穷兵黩武，把他弄得无处容身么？依我之见，现在湘军已退出岳境，我们原来目的已算达到，趁此机会，还是和平解决为是。”吴氏此语，宛然仁人之言，造福湘民不浅。此言一出，三湘七泽间，登时布满了和平空气。湖北督军萧耀南已经到了岳州，并有南北代表张一麟、张绍曾、张舫、孙定远、叶开鑫、王承斌等，均已到齐，便定本月三十一日，开了一个和平会议，公推吴氏主席，大家协定四事：

第一，岳州、临湘一带，归湖北军管辖。

第二，平江、临湘以南，归湖南军管辖。

第三，保留湖南总司令赵恒惕地位，援助湖南自治。

第四，两湖联防，照旧继续。

协议既定，干戈斯戢。湘、鄂人民当水深火热之余得此福音，借息残喘，倒也额手相庆，共乐昇平。那吴佩孚原主张联省自治，今既得两湖地方，作为根据，便想乘此时机，劝导各省，一致进行。不料鄂西方面，又被川军侵入宜昌，危在旦夕，声势十分浩大。吴氏只好把岳州防守事宜暂归萧督兼理，自己带队赴宜。施宜镇守使开城迎接，里应外合的，杀退围城之兵。川军将领但懋辛、蓝文蔚等，听说吴氏亲到，不敢轻敌，一面电请刘湘派兵应援，一面召齐全队人马，共有万余，协力迎战。川军虽然骁勇，因久震于吴氏威名，见他自己督队，心中先存了怕惧。大凡作战，最贵是一股勇气，如今吴军是得胜之兵，气势正盛，川军却未战先馁，这等战事，不待交锋，而胜负已决。果然一场交锋，川军大溃，但懋辛率领残部，遁归重庆，吴氏却也不敢深迫，只吩咐赵荣华好生防守，自己仍乘楚豫兵舰，整队而归。

这时的吴子玉威名四震，有举足重轻之势，本人心中，亦觉得意非凡。而且吴氏人格颇高，私人道德亦颇注意，政治虽非所长，至如寻常军阀的通病，如拥兵害民，贪婪无厌以至吸大烟、狎女色、赌博纵饮之类，他却一无所犯。至于治军之严，疾恶如仇，尤为近时军人所罕见。治事之余，唯与幕府白坚武、杨云史等，饮酒赋诗，驰马试剑，颇有古来儒将之风。可惜他屡战屡胜，不免把武力看得太重，竟合了太史公论项王句，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卒之一败涂地



而不可收拾，恰恰给梁任公说得一个准着，这也真个可惜极了。

作者久仰吴氏是近代一位英雄，爱之望之，不殊梁公，故演义中对于吴氏，不时露出感喟之意，盖不但痛惜其宗旨之乖深，亦所以痛戒军阀中才德不如吴氏者，大家知所敛迹，莫再蹈吴氏之覆辙，亦犹任公劝吴氏以段派为殷鉴耳。再讲吴氏功高望重，威名日盛，不但关外的张作霖忌疾甚烈，就是吴氏的主帅恩公曹三爷，也觉有尾大不掉之势，心中好生不快。不过曹本无能，但倚吴为魂魄，吴虽强盛，却也不敢忘曹，双方因此尚得互相维系，不见裂痕。至于两人门下，却免不了挑拨唆惑，对甲骂乙，对乙又说甲，如此不止一日，不仅一人。曹、吴心中都免不得各存芥蒂，而双方表面上，却反觉格外客气起来。

本来客气是真情的反面，所以古人说：“至亲无文”。又道：“情越疏，礼越多。”从前曹、吴情好有逾父子，谁也用不着客气，如今感情既亏，互相猜疑，猜疑之甚，自然要互相客气起来。可巧这年阴历辛酉十月廿一，是曹三爷六旬大庆，民国军政长官，借做寿以敛财，属吏借祝寿以阶进，十年以来，已成风气。现在曹锟已做了四省经略，名义上比巡阅又高一级，只差不曾爬上那张总统的交椅。又值川湘初定，北方宁谧，民国以来，像这等日子，就算太平时世。太平时世而冠以“就算”两字，辞似庆幸而实沉痛非常。以此老曹格外兴高采烈，预备热热闹闹地做他一个生平未有的荣庆。这等举动，若在平时，吴佩孚定要反对，此际却心存芥蒂，貌为客气，不但不敢讲话，还先期电贺，并将亲自到保祝嘏。曹三本也怕他讲话，今见他如此恭顺，不觉拈须长笑，对幕府中人说道：“子玉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尊老夫，也算前生的缘法咧。”众人听了，便都夺着贡谀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上老师的勋高望重，震古铄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大帅德业所感召啊。”曹三听了，十分开心，即命他们好好拟了电报，欢迎子玉来保，说“咱们自己人，祝寿可不敢当，不过好久不见，我正怀念得很，望他早日前来，咱俩可以痛谈几天。话要说得越恳切越好，越合咱俩的身分交况”。曹氏才德，虽无足录，然亦颇爽直，与奸诈之流自异。

幕府遵命拟发，吴氏得电，知曹三对他仍极恳挚，倒也欣慰不置。到了寿期相近，他便真个赶到保定，和曹锟弟兄及一班拜寿团员，尽情欢聚。吴氏并格外讨好，竟以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身分，担任曹氏寿期内的总招待员，也可算得特别屈尊、十分巴结了。只是吴氏生平，为人绝不肯敷衍面子，此番如此作为，在老曹心中，果然百倍开心，嫌怨尽释，而以别人眼光瞧来，却不能不疑心吴氏变节辱身之故。神经过敏者，甚至认为吴氏内部组织妥当，第二步计划，即为对奉开战。曹、张系儿女亲家，感情虽伤，关系难断。吴氏为使老曹毅然绝张助己，对奉开战，不能不将自己对曹情感，比儿女姻亲更坚更厚。古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吴氏此举，正合丈夫作用，其言虽似太早，



却亦未为未见呢。这却慢提。

先叙曹锟此次寿域宏开，寿筵盛设，其繁华热闹，富丽堂皇，不但为千古以来所罕见，就论民国大军阀的寿礼，也可首屈一指。一星期前，就由经略署传谕北省著名男女优伶，来保堂会。此时叫天已死，伶界名人，自以梅兰芳的青衣花旦堪称第一流人才，其次如余叔岩之老生，杨小楼之武生，以及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翠花等四大名旦，也都日夜登台，演唱得意杰作。

曹锟出身小贩，困苦备尝，而生性好淫，水陆并进；得意以后，京、津男女伶妓，受他狼藉者，不可数计。即如此次寿辰邀角，亦最注重名旦，赏赉之重，礼遇之隆，足使部下官兵见而生妒，闻而咋舌。听说演戏七天，犒赏达二十万元。唯五旦所得，在半数以上，即此一端，可以想见曹之为人。小贩子总脱不了小贩子气。但闻曹锟心中，尚不十分满意，原因近来北京伶人又有男盛于女之势，女伶中又鲜出色人才，曹锟抚今思昔，不禁回想起一个旧人儿来。巫山梦杳，故剑情深，自古英雄，未有不怜儿女，洪承畴为了一个满妃，助成清代三百年基业；吴三桂失了一位爱姬，断送有明三百年天下。像曹锟之所为，也算得深情之英雄，庶几媲美洪、吴，足为千秋佳话呢。佳话云者，恶之极而反言之也。

说起曹锟的情人，大概看官们都该晓得一点，其人非他，便是龙阳才子易实甫愿意做她的草纸月布、冀得常嗅余香的刘喜奎儿啊（北京某大学生，因一番面孔，拘罚五十元，喜谓价廉物美）。喜奎大名久传，南北全盛时代，几乎压倒梅、程，推翻荀、尚，余子碌碌，更不足道。那时京、津坤伶势力，骎骎乎驾男伶而上之，其实所赖者，也不过一个喜奎而已。此外虽有鲜灵芝、绿牡丹等数人，究竟无甚出色，所以喜奎一嫁，转瞬坤伶声势，一落千丈，伶界牛耳，又让男伶夺去。莫说小小妮子，举足为伶界重轻，以视今日曹氏军界地位，也正未必多让啦。

喜奎原得陆军次长陆锦一力捧场，才得一鸣惊人，陆锦因此得为喜奎入幕之宾。其实喜奎心中，对于这位陆大人，只有厌恨而无恋爱可言。然而陆锦却哪能看出美人深心，尚且肉麻当有趣的夸耀大众，引为无上光荣。恰值上次曹锟寿辰，陆锦便亲送喜奎，前往祝嘏，并唱堂会戏三天。谁知动了曹锟的食指，赏赐之优厚且不消讲，还把她留进内院，唱了几出秘戏。这一来，才把个陆锦弄得求荣成辱，搔首徬徨。后来又听说曹大帅极爱喜奎，有纳充下陈之说，陆锦更弄得走投无路，如醉如痴，逢人便说：“完了完了，糟透糟透。”人家见了，都暗暗匿笑，他也不觉得羞恶。等得寿期已过，人家都告辞回去，只有陆锦，舍不得喜奎，兀自托故逗留，探听消息。还算他的运气，此时忽然来了一个救星，却是曹三的正室太太。

